

杨家将九代英雄传之九

杨满堂除奸

李庆溪 张香兰 李冠雄 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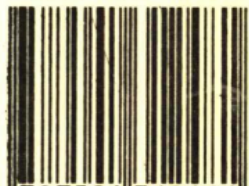


书目文献出版社

杨家将九代英雄传之九



ISBN 7-5013-1248-6



9 787501 312481 >

ISBN 7-5013-1248-6

I·111 定价：9.60 元

杨家将九代英雄传之九

杨满堂除奸

李庆溪

张香兰 编写

李冠雄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满堂除奸／李庆溪等编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杨家将九代英雄传／耿璞主编)

ISBN 7-5013-1248-6

I. 杨… II. 李… III. 北方评书-中国-当代 IV. 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9521 号

杨家将九代英雄传之九

杨满堂除奸

李庆溪 张香兰 李冠雄 编写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排版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69千字

199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13-1248-6

I·111 定价：9.60 元

序

系列评书《杨家将九代英雄传》是讲史类的“袍带书”，其中有些事实有史可查，有些则真假相掺。五代时，北汉的麟州刺史杨信有子杨崇贵，后更名杨业，曾任北汉建雄军节度使，归宋后，成为抗辽名将，人称“杨无敌”。

杨业娶德州折氏为妻，生七子，为延朗、延浦、延顺、延玉、延环、延贵、延彬。杨业与四子延玉战死疆场，长子延朗（后因朗字犯圣讳，更名杨延昭）则名扬沙场，辽兵惧其勇猛，呼其为“南斗六星杨延朗”，久而久之，在民间演化为“杨六郎”。

杨延昭有四子，其中三子杨文广，字仲容，抗西夏，平叛将依智高，屡立战功，宋仁宗时升为供备库史。

杨家将后代还有六郎杨延贵之子杨宗闵，延贵之孙杨震，延贵之玄孙杨存中（杨存中是小校出身，后来成为抗金名将）；大郎杨延昭的八世孙杨价、九世孙杨文、十世孙杨邦宪。宋末，杨价祖孙三代在川黔一带抗元达 45 年之久，直至宋亡。

从北汉的杨信到宋末的杨邦宪，杨家将共传十三代。

《杨家将九代英雄传》中的许多人物都有所本。如杨信演变成杨衮；杨业演变成杨继业，尊称杨令公；杨业妻折氏演变成佘赛花，后尊称为佘太君；杨文广不知何故由杨延昭之子变成了其孙。这中间虚构出一个杨宗保来，这人名可能与六郎杨延贵之子杨宗闵有关；传奇人物宗保之妻女将穆桂英则与鲜卑族慕容氏有关。

关于杨家将的故事，早在南宋时期就有《杨令公》、《五郎

为僧》等话本流传。元明杂剧中有《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杨六使私下离关》、《八大王开诏救忠》、《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焦光普活拿萧天佑》等多种，其中不少情节被后来的讲史小说和评、鼓书所吸收。

明代初年，产生了第一部描写杨家将的中篇小说《杨六使》。明代中期，又有文人把民间传说、话本、戏文中的杨家将故事集中起来，编成长篇小说。现存作品两种，一种是《北宋志传》，后易名《杨家将演义》，五十回，描写了杨继业祖孙三代的事迹；另一种是《杨家府世代忠烈通俗演义》，五十八节，描写了杨家五代的功勋，在前书的基础上续写了杨文广、杨怀玉两代英雄。此外，《四游记》里的《东游记》中穿插了“杨家将大破天门阵”的神怪故事；《水浒传》中也有杨门后代青面兽杨志的记述。清代以来，根据《杨家将演义》改编的还有《北宋金枪全传》、《两狼山》、《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平闽十八洞》（即《杨文广征南》）等中长篇小说。此外，《说呼全传》、《万花楼》、《说岳全传》诸书中也穿插了一些杨家将人物的故事。清末民初，许多说书艺人将杨家将的故事改编成评书、鼓书，代代说唱。评、鼓书中的《杨家将》，又名《盗马金枪》，主要描写杨继业、杨延昭、杨宗保三代英雄的传奇故事，多从“金沙滩”起，至“天门阵”止。本世纪20年代，天津艺人白文生、王德钧续编了《呼杨合兵》、《小五虎》二书，增加了杨文广征南、杨怀玉征西等故事。30年代后，东北艺人又在此基础上添头续尾，才形成了杨家将九代英雄传。

我在80年代初考察北方评、鼓书书目时，听老艺人郝艳芳说，过去有的老艺人一部《杨家将》可说一年。但是，如今能说全书者不多。经过多年走访，才将杨家将九代英雄的书目

选齐。现以系列评书的形式奉献给大家。

这套丛书包括《火山王杨衮》、《金刀杨令公》、《杨六郎挂帅》、《杨宗保招亲》、《杨文广征南》、《杨怀玉征西》、《杨士瀚扫北》、《杨金豹下山》、《杨满堂除奸》。一代英雄一本书，故事情节既独立成篇，又连成一体。其中有三本书是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原版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他六本是首次出版。

以上九书，由李、黄、田、郝四家供稿，现将这四家略作介绍。

李庆溪，1911年生于河北省霸县，13岁拜毕德鸿为师，学唱西河大鼓。18岁在天津登台献艺，1939年到大连，1940年到沈阳。1950年改说评书，是“北市场派”评书的代表人物。有四部评书问世。

黄秉刚，1926年生于河北省大成县，是早年天津市西河大鼓名家黄福才之子。1940年来东北，久居鞍山。晚年改说评书，有八部评书出版。1988年病逝于鞍山。

田连元，原名田长庚，1941年生于长春。14岁在天津拜王起胜学唱西河大鼓，17岁登台献艺。1960年参加本溪曲艺团。有评书四部出版，创作过优秀短篇新评书多种，他说的评书被评为“立体小说”。现为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郝赫，1942年生于大连，曲艺世家。祖籍河北省高阳县。祖父郝英吉（1887—1949），郝派西河大鼓创始人。父亲郝庆国，为著名鼓师。三姑郝艳霞，四姑郝艳芳，均为西河大鼓名家。郝赫60年代说过评书，70年代后以创作为主，现为沈阳艺术团二级编剧、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参加这套丛书整理工作的还有曲艺家杨天微、王樵、白树荣、熙明等同志。

在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全书得以问世,是中国曲坛上一大幸事。由于各书源流不一,书台演出实践多少有别,有的还不甚成熟,有待提高。不足之处,还望专家与广大读者指正。

耿 瑛

1994年12月1日于沈阳

目 录

- 第一回 萍水路少年行侠
岔道口老贼使坏…………… (1)
- 第二回 结金兰鹰兔为缘
遭劫难姐妹遇险…………… (14)
- 第三回 入歧途事逢奇巧
解危厄难解疑团…………… (29)
- 第四回 动芳心乔装私访
承盛情受托寻人…………… (43)
- 第五回 怜爱女姻缘两断
审老翁一事无成…………… (57)
- 第六回 闯天台兄弟走险
别情人公主消香…………… (73)
- 第七回 少年郎蒙冤入狱
老将军血沃沙场…………… (90)
- 第八回 王怀女大闹王府
余太君击鼓鸣冤…………… (103)
- 第九回 救忠良群臣请愿
助贤才众将缄口…………… (118)
- 第十回 天波府百姓义捐
双峰寨老道劫粮…………… (131)
- 第十一回 断链桥大军受阻
送箭囊少女指路…………… (147)

第十二回	明大义兄妹借道 表衷情娇娥伤怀.....	(161)
第十三回	连环计居心险恶 酒席宴危机四伏.....	(175)
第十四回	老贼子心机枉费 小将军计高一筹.....	(187)
第十五回	中剧毒满堂临难 示酥胸玉姣释疑.....	(198)
第十六回	乾坤定雄威大振 凯旋还太君归天.....	(213)
后记		(229)
附录一：《杨家将》人物探索		(231)
附录二：《杨家将》书目、剧目简述		(237)

第一回 萍水路少年行侠 岔道口老贼使坏

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朝直到宋徽宗赵佶，已经是第八帝。八帝徽宗在位时，杨氏门中第八代玄孙杨金豹，也正在为保大宋疆土的安全而出任边关大帅，镇守在边陲要塞雁门关。杨金豹的伯父杨士亮虽说年迈，仍未解铠甲，在东京汴梁官拜殿帅之职，保驾护京。老杨家除这爷俩一里一外在保驾御敌之外，余老太君带杨氏一门寡妇及杨金豹之子、杨家将第九代玄孙杨满堂等人，已经辞朝，回归西宁故里。一家人在西宁老家晨兴夜寐，春种秋收，过起了田园生活。

且说这一天，距汴梁城以西二十多里的路上，有一人一马向京城徐徐驰来。就见这匹马通体洁白，像一团雪似的，没有一根杂毛。这匹马，马耳尖削，四蹄阔大，马尾巴足有三尺多长，没有绑扎，随风飘洒，好似白绫素缎一般。马配革辔丝缰、虎皮轡、牛皮鞍，铁过梁上缠着八股银丝拧成的银绳，阳光下烁烁放光，非常的漂亮。再瞧马背上这位少年，更是不凡！

这位少年看上去有十六、七岁，头扎黄缎子结巾，反打飞鹰结，两鬓边各有一条帛带随意而饰，微风吹拂之下，“呼嗒嗒”伴风作响。少年身上穿着黄色湖绉做的箭袖、滚裤，衣摆袖头上密匝匝绣满云图牙边。腰间扎黄色丝绦，丝绦的结打在腰的左侧，还垂着二尺长的黄穗子。少年年纪虽不大，却已发育成熟，长得身高体壮。往少年脸上看，只见雁眉下一对虎

目，悬鼻下两片红唇，面色白里透红，润中有光。但毕竟是年轻，少年还显得有些稚气未消。

此时，就见少年用脚上的矮靴快靴轻轻往里一扣，坐下的宝马四蹄一蹬，一股黄尘就被远远甩在屁股后边。这匹马跑起来，才真叫快！

少年纵马跑了一段路，再次放慢速度，缓辔驰缰，不紧不慢地往京城而来。突然间，他双眉一耸，虎目一亮，两臂往回一收，勒缰停马，翻身下了马。少年低头在道上来来回回走了两趟，然后又蹲下身来，仔细向地面察看。他看见了什么？原来地下有一溜暗红的斑斑血迹！顺着血迹，少年向身后看，只见血迹是从一条由北而来的岔路上断断续续滴落而来。再往前看，前方不远处，赫然凝着一滩鲜红的血迹！少年紧走几步，到了那滩血迹跟前，果然发现路边沟里没腰高的荒草丛中躺倒着一个人。少年纵身跳到沟里拨开草丛，见这是一个丫鬟打扮的姑娘，身上穿着缎裤绣袄，从衣着上看，不像是一般人家的丫鬟。这丫鬟腹部受了伤，伤口处殷红的一片血水快凝住了，看情景伤的时间不算短。少年伸手在丫鬟鼻下试了试鼻息，心里有了底：不是致命的伤，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昏倒的。他从这丫鬟衣襟上解下系在那里的香罗帕，垫在姑娘的伤口上，又迅速解下自己的丝绦，把姑娘肚子上的伤口勒紧，止住还在外浸的血，而后抱起姑娘的头，轻轻摇晃：

“姑娘醒醒，姑娘，你醒醒——”

叫了一阵，那姑娘慢慢睁开了眼睛，见有个男子在眼前，一阵惊慌失措：“你，你是什么人？”

少年微微一笑：“别怕，我是过路的。见你负伤昏倒，特意来帮你一把。姑娘，你是怎么负的伤？看样子像是刀伤，莫非

是遇上了歹徒强人不成？”

姑娘听说是过路之人，便松了口气，放下心来。又听少年问怎么负的伤，姑娘猛地将身体一挺，顾不得又一阵巨痛袭来，急急地说：“公子，快去救人！”

“救人？如此说还有别的人负了伤？”

“不是，不是。是当今圣上的公主被歹人劫走了！”

“啊？！公主遭劫？”

“正是。公主她——”姑娘说到这里，因气短说不下去了，“呼哧呼哧”喘息不止。

那位少年可是焦急万分，皇上的女儿被人劫走，这可是能引起天下大乱的事，能不急吗？少年急不可待地问：“姑娘，是什么人劫走公主，在什么地方？”

姑娘缓过口气来：“劫公主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只记得为首的一个扎着黑头带，长一脸黄胡子。他们将公主绑在一辆马车上，往、往北——”姑娘说到这里又昏厥过去。

少年唤了一阵，姑娘再没醒。公主遭劫，去向不明，生死难卜，救公主脱险是刻不容缓的事。少年只得把姑娘抱到路边，正巧赶上有辆要进汴梁城的驴车路过，少年拦住驴车，向驾车的老汉讲明情况，又掏出一大锭白银，拜托老汉将姑娘送到汴梁城。然后，少年勿镫扳鞍飞身上马，两腿一扣马肚子，这匹战马“咳咳”一声长嘶，四蹄蹬开，闪电一般飞驰而去。

从那位姑娘负伤的情形看，公主遭劫不是一时半晌的事了，这位少年还能追得上吗？列位别急，少年胯下的这匹白马，是一匹难得的宝马良驹，它名字叫得也好听，叫作“雪里寻梅”。这匹马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那么，这匹马为什么叫“雪里寻梅”呢？原来，翻掀起这马的白毛，就能看到马身上有

八朵红色的梅花痣。梅花痣花分五瓣，鲜艳醒目。可是要将那马身上的白毛顺着抹平，却半点梅花痣的痕迹也不露，依旧是通体银白，如霜似雪。而且，这马身上的八朵梅花红痣随着一年四季的不同，位置也发生变化，要不然怎能称之为“雪里寻梅”呢？

且说那少年纵马疾驰，向北跑去。少年心里有数，就顺着那溜血迹追，准能找到出事的地点，然后再寻踪觅迹往下追。只要公主还活着，说什么也得将公主设法救下来。

少年想得果然不错。循着血迹，人马就到了一片树林之中。少年举目四下观瞧，呀！不由得寒彻骨髓，后脊梁冒出一股冷汗。就见左前方躺卧三具血淋淋的丫鬟的尸体，一个个项断胸透，肚破肠流，惨不忍睹。少年拧眉闭目深吸一口凉气，不由得心里一阵“呼呼”乱跳。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的事。

着实不忍心让几个丫鬟暴尸荒野，少年本打算下马把尸体遮掩一下，可转念一想，人死不能复生，罢了，还是搭救公主要紧。少年立马四处看了看，便圈马回头，返回大道之上。

少年记得，适才那位负伤的姑娘说，公主是被人绑在一辆马车上劫走的。他在树林中四处细细看了一遍，见林中曲径幽微，小道很窄，根本走不了马车，所以返回大道。少年料想，歹人绝不会逃往京城方向，就按刚才那姑娘说的，往北去追吧。

再往下追可就没有血迹可循了。好在这条路虽有曲折弯转，却没有可以能使马车通行的岔道。少年紧催骏马，那匹宝马真是追风逐电，如离弦之箭，撒着欢向前狂奔。

这“雪里寻梅”正撒着欢往前跑，猛觉缰绳嘞地兜紧，嚼子勒得嘴角生疼。噢，这是让我停下来，好吧！“雪里寻梅”随着

那缰绳一紧，昂头挺胸，前蹄腾空，紧接着后腿一蹲、前腿一绷，四蹄落地，就“钉”在了那儿！真是匹好马，行如风，住如钉。

马上少年提缰住马，是他犯了难了，眼前路一分为二，都是车马可行之路，劫去公主的人会走哪条路呢？少年催动坐骑在两条岔路口徘徊察看，可两条路上都是蹄印车辙纷乱，一时也辨不出哪条路上的辙印是新留下的。少年急得鼻窝鬓角汗珠涟涟。如果是贸然随意顺一条路往下追，万一错了，则是背道而驰，上哪儿救公主去？可总在这岔路口转悠，时间一久，搭救公主一事也得落空。少年正在这里为难呢，忽听路边一棵大树后有人“哼哧”，忙催马下到路边。少年下马转到树后一看，就见树下躺着个老乞丐。

这个老乞丐可是与众不同。一般要饭的都是衣衫褴褛，麻衣布裤，遮住腓就不错了，脚上有没有鞋穿还说不一定。可这位要饭的，身穿一件双宫绸湘绣员外麾，下着绮罗碎花长裤，乌皮六合靴。这身穿戴放别人身上，让人一瞧，不是五品以上的朝官，也是京城腰缠万贯的显贵，可放这位身上就不行了，怎么办呢？脏得令人作呕。那员外麾上粘乎乎油腻腻一片，根本辨不出了本色儿，绮罗裤上，屁股上沾的是马粪牛屎，膝盖上蹭的是炕土烟灰，那双六合靴龇牙咧嘴，五对儿脚趾头露出了仨。再往脸上看，那可真叫作蓬头垢面，乌鼻皂眼。裹着泥打着绺的花白头发遮住半张长脸，鼻沟嘴角处是汤汤水水、粘粘乎乎，弄不清洁的都是些啥，只是招得不少大个儿的苍蝇围着“嗡嗡”打转。耳朵眼儿快被耳屎油垢糊满了，里边的东西能抠出二两三钱来。这主儿斜靠在树下，半躺半卧、半昏半醒，眼发蓝、脸泛青，饿得直哼哧。

少年用心打量一番这个老乞丐，暗中叫奇，心说：眼下中

原确是灾害不断，行讨要饭的实在不少，随处可见，可从来也没见到过穿这身打扮的人要饭讨食呀，看起来此人必定是有些来历。

少年想得不错，这个老乞丐确实不是寻常之辈。他曾经也是显赫一时，是在京城街中一跺脚，汴梁城四角乱颤的主儿。他到底是谁呀？他乃是曾官拜左丞相之职的申国公章惇。

当朝的丞相、申国公如何会沦为乞丐呢？说来话长。这章惇在朝为官时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残害忠良，贪赃枉法，什么坏事都做，坑害了不少人，也结了许多怨。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嘛。章惇有个外甥叫姜贵，从江宁府投奔舅舅来到汴梁。章惇为官多年，搜刮了很多民脂民膏，想外甥远道来投靠，不过就是为沾光讨巧，弄得个食丰衣锦罢了，就给了姜贵为数不少的钱财。姜贵手里有了钱，一是不想坐吃山空，二来也是贪得无厌，就想依仗舅舅的权势，用这笔钱在汴梁街面上开一座银庄。于是，请先生看风水，在繁华地段选了处好地儿，把原来的房主生搬硬撵给赶走，这就要装修门脸儿，挂匾开张。该着姜贵不走财运，当朝太师蔡京的儿子蔡猛也恰好相中这个铺面。这蔡衙内横行霸道，说一不二，当时就想把这铺面抢过来。姜贵初到京城，不谙官场险恶，又不认识这位蔡衙内，心想：就凭我舅舅在朝的势力，只有我骑在别人头上屙屎的份儿，谁敢在我这太岁头上动土？这俩人当下大打出手，各不相让。姜贵搬出舅舅申国公章惇压人，他哪知道对手的靠山比他硬得多。当时那蔡衙内得知姜贵是章惇的外甥，再不多说，冷笑一声扬长而去。姜贵还以为人家是怕了他呢。岂不知蔡衙内是要回去请出其父蔡京来借机弹劾章惇，置章惇于死地，以解心头之恨。

果然，蔡京听说儿子在外受了章惇外甥的气，勃然大怒，细问缘由，蔡京不由心中狂喜。蔡京为何又转怒为喜了呢？原来，蔡、章二人在朝都是官高爵显，两人揽权争宠，互不相容，蔡京早就把章惇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在想寻机让皇上将章惇罢官削职，以除心患，也好独揽大权，正愁着没借口，找不着把柄呢。闻听章惇出钱让外甥开银庄，蔡京心中暗自高兴：机会来了！

主意已定，过了两天，蔡京在陪徽宗下棋时，奏了章惇一本，说章惇为官不廉，多借官职之便中饱私囊。徽宗对章惇原本也是很宠信的，不甚相信蔡京所言，便问蔡京，章惇不廉可有凭证。蔡京回奏说，章惇搜刮民财、克扣贡品，百姓、群臣多有议论传言。现在，章惇又借外甥姜贵之名，在京城私开银庄，以掩众人耳目。家资不丰，如何开得起银庄？可见章惇家产在京城也是富甲一方。如此家产，从何而得？圣上不可不察。蔡京添油加醋，一番神说，徽宗也就犯了疑心。蔡京见徽宗生疑，又说，圣上如不相信，不妨先将章府查封，清点家资。如果章府的家资和他在朝为相的奉禄相差不多，就说明章惇为官不廉的传言是假，是有人居心不良要诬陷章丞相，这样一查就给章惇正了名，洗刷个清白；如果经查，章府家产过丰，他又说不出个别的来钱道儿，就是他假公济私，贪赃枉法，圣上就可按律严惩，也好来个杀一儆百。这正应了《龙韬》上“杀贵大”的话，惩戒了章惇这样官位高的人，圣上就更增加了威严，显示了贤明，何乐而不为呢？

徽宗听了蔡京这番话，还能有啥说的，大大褒奖一顿太师的耿耿“忠心”，于是降旨，查封章府，清点家资。

其实蔡京心里有数，一查准查出个大赃官来。当今在朝